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靈性巧 真誠實犯理短情屈

且說艾虎聽范大人問他可認得他家太老爺這一句話，艾虎暗道：「這可罷了我咧！當初雖見過馬朝賢，我並未曾留心。何況又別了三年呢。然而又說不得我不認得。但這位大人如何單問我認得不認得，必有什麼緣故吧？」想罷，答道：「小人的太老爺，小人是認得的。」范大人聽了，便吩咐：「帶馬朝賢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朝外就走。此時顏大人旁觀者清，見艾虎沉吟後方才答應「認得」，就知艾虎有些恍惚，暗暗著急擔驚，惟恐年幼一時認錯了，那還了得。急中生智，便將手一指，大袍袖一遮，道：「艾虎，少時馬朝賢來時，你要當面對明，體得袒護。」嘴裡說著話，眼睛卻遞眼色，雖不肯搖頭，然而紗帽翅兒也略動了一動。艾虎本因范大人問他認得不認得，心中有些疑心，如今見顏大人這番光景，心內更覺明白。只聽外面鎖鑰之聲，他卻跪著偷偷往外觀看，見有個年老的太監，雖然項帶刑具，到了丹墀之上，面上尚微有笑容，及至到了公堂，他才斂容息氣。而且見了大人們，也不下跪報名，直挺挺站在那裡，一語不發，小爺更覺省悟。

只聽范大人問道：「艾虎，你與馬朝賢當面對來。」艾虎故意的抬頭望了一望那人道：「他不是我家太老爺。我家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。」陳公公在堂上笑道：「好個孩子，真好眼力！」又望著范大人道：「似這等光景，這孩子真認得馬總管無疑了。來呀！你們把他帶下去，就把馬朝賢帶上來吧。」左右將假馬朝賢帶下。不多時，只見帶上了個欺心背反、蓄意謀奸、三角眼含痛淚、一片心術不端的總管馬朝賢來。左右當堂打去刑具，朝上跪倒。陳公公見這番光景，未免心生側隱，無奈說道：「馬朝賢，今有人告你三年前告假回鄉時，你把聖上九龍珍珠冠擅取私攜至家。你要從實招上來。」馬朝賢嚇得膽裂魂飛，道：「此冠實是庫內遺失，犯人概不知情呀！」只聽文大人道：「艾虎，你與他當面對來。」艾虎便將口供述了一回，道：「太老爺，事已如此，也就不推倭了。」馬朝賢道：「你這小廝，著實可惡！咱家何嘗認得你來。」艾虎道：「太老爺如何不認得小人呢？小人那時才二歲，伺候了你老人家多少日子，太老爺還時常誇我很伶俐，將來必有出息。難道太老爺就忘了麼？可見是『貴人多忘事』。」馬朝賢道：「我縱然認得你，我幾時將御冠交給馬強了呢？」文大人道：「馬總管，你不必抵賴。事已如此，你好好招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倘若不招，此乃奉旨案件，我們就要動大刑了。」馬朝賢道：「犯人實無此事。大人如若賞刑，或夾或打，任憑吩咐。」顏大人道：「大約束手問他，決不肯招。左右，請大刑來。」

兩旁發一聲喊，剛要請刑，只見艾虎哭著道：「小人不告了！小人不告了！」陳公公便問道：「你為何不告了。」艾虎道：「小人只為害怕，怕擔罪名，方來出首，不想如今害得我太老爺偌大年紀，受如此苦楚，還要用大刑審問。這不是小人活活把太老爺害了麼？小人實實不忍，小人情願不告了。」陳公公聽了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傻孩子！此事已經奉旨，如何由的你呢。」只見杜大人道：「暫且不必用刑，左右將馬總管帶下去，艾虎也下去。不可叫他們對面交談。」左右分別帶下。

顏大人道：「下官方才說請刑者，不過威嚇而已。他有了年紀之人，如何禁得起大刑呢？」杜大人道：「方才見馬總管不認得艾虎，下官有些疑心，焉知艾虎不是被人主使出來的呢？」顏大人聽了暗道：「此言利害。但是白五弟托我照應艾虎，我豈可坐視呢？」連忙說道：「大人慮的雖是。但艾虎是個小孩子，如何擔的起這樣大事呢？且包太師已然測到此處，因此要用御刑錮他的四肢。他若果真被人主使，焉有捨去性命，不肯實說的道理呢？」杜大人道：「言雖如此，下官又有一個計較，莫若將馬強帶上堂來，如此如此追問一番，如何？」眾人齊聲說「是」。吩咐：「帶馬強，不許與馬朝賢對面。」左右答應。

不多時，將馬強帶到。杜大人道：「馬強，如今有人替你鳴冤，你認得他麼？」馬強道：「但不知是何人。」杜大人道：「帶那鳴冤的當面認來。」只見艾虎上前跪倒。馬強一看，暗道：「原來是艾虎這孩子，倒有為主之心，真是好！」連忙稟道：「他是小人的家奴，名叫艾虎。」杜大人道：「他有多大歲數了？」馬強道：「他五歲了。」杜大人道：「他是你家世僕麼？」馬強道：「他自幼就在小人家裡。」惡賊只顧說出此話，堂上眾位大人無不點頭，疑心盡釋。杜大人道：「既是你家世僕，你且聽他替你鳴的冤。艾虎快將口供訴上來。」艾虎便將口供訴完，道：「員外休怪，小人實實擔不起罪名。」馬強喝道：「我罵你這狗才！滿嘴裡胡說！太老爺何嘗交給我什麼冠來！」陳公公喝道：「此乃公堂之上，豈是你喝呼家奴的所在，好不懂好歹。就該掌嘴。」馬強跪爬了半步，道：「回大人，三年前小人的叔父回家，並未交付小人九龍冠。這都是艾虎的謊言。」顏大人道：「你說你叔父並未交付於你，如今艾虎說你把此冠供在佛樓之上。倘若搜出來時，你還抵賴麼？」馬強道：「如果從小人家中搜出此冠，小人情甘認罪，再也不敢抵賴。」顏大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具結上來。馬強以為斷無此事，欣然具結。眾位大人傳遞看了，叫把馬強仍然帶下去。又把馬朝賢帶上堂來，將結念與他聽，問道：「如今你姪兒已然供明，你還不實說麼？」馬朝賢道：「犯人實無此事。如果從犯人姪兒家中搜出此冠，犯人情甘認罪，再無抵賴。」也具了一張結。將他帶下去，分別寄監。

文大人又問艾虎道：「你家主人被劫一事，你可知道麼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在招賢館服侍我們主人的朋友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什麼招賢館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的員外家大廳就叫招賢館，有好些人在那裡住著，每日裡耍槍弄棒，對刀比武，都是好本事。那日因我們員外誑了個儒流秀士帶著一個老僕人，後來說是新太守，就把他主僕鎖在空房之內。不知什麼工夫，他們主僕跑了。小人的員外知道了，立刻騎馬趕去，又把那秀士一人拿回來，就下在地牢裡了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什麼地牢？」艾虎道：「是個地窖子，凡有緊要事情，都在地牢。回大人，這個地牢之中，不知害了多少人命。」陳公公冷笑道：「他家竟敢有地牢，這還了得麼！這秀士必被你家員外害了。」艾虎道：「原要害來著。不知什麼工夫，那秀士又被人救了去了。小人的員外就害起怕來。那些人勸我們員外說沒事，如有事時，大伙兒一同上襄陽去。就是那天晚上有二更多天，忽然來了個大漢，帶領官兵，把我們員外合安人在臥室內就捆了。招賢館眾人聽見，一齊趕到儀門前救小人的主人。誰知那些人全不是大漢的對手，俱各跑回招賢館藏了。小人害怕，也就躲避了。不知如何被劫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你可知道什麼時候，將你家員外起解到府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聽姚成說有五更多天。」文大人聽了，對眾人道：「如此看來，這打劫之事與歐陽春不相干了。」眾人問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文大人道：「他原失單上報的是黎明被劫。五更多天大漢隨著官役押解馬強赴府，如何黎明又打劫了呢？」眾位大人道：「大人高見不差。」陳公公道：「大人且別問此事，先將馬朝賢之事復旨要緊。」文大人道：「此案與御冠相連，必須問明一並復旨，明日方好搜查捉人。」說罷，吩咐帶原告姚成。誰知姚成聽見有九龍冠之事，知道此案大了，他卻逃之夭夭了。差役去了多時，回來稟道：「姚成懼罪，業已脫逃，不知去向。」文大人道：「原告脫逃，顯有情弊。這九龍冠之事益發真了。只好將大概情形復奏聖上便了。」大家共同擬了摺底，交付陳公公，先行陳奏。

到了次日，奉旨立刻行文到杭州捉拿招賢館的眾寇，並搜查九龍冠，即刻赴京歸案備質。過了數日，署事太守用黃亭子抬走龍冠，派役護送進京，連郭氏一並解到。你道郭氏如何解來？只因文書到了杭州，立刻知會巡檢守備帶領兵卒，以為捉拿招賢館的眾寇必要廝殺，誰知到了那裡，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，只得追問郭氏。郭氏道：「就於那夜俱各逃走了。」署事官先查了招賢館，搜出許多書信，俱是與襄陽王謀為不軌的話頭。又叫郭氏隨同來到佛樓之上，果在中間龕的左邊格扇後面，搜出御冠帽盒來。署事官連忙打開驗明，依然封好妥當，立刻備了黃亭子請了御冠，因郭氏是個要犯硬證，故此將他一同解京。

眾位大人來到大理寺，先將御冠請出，大家驗明，供在上面。把郭氏帶上堂來，問他：「御冠因何在你家中？」郭氏道：「小婦人實在不知。」范大人道：「此冠從何處搜出來的？」郭氏道：「從佛樓中間龕內搜出。」杜大人道：「是你親眼見的麼？」郭氏道：「是小婦人親眼見的。」杜大人叫他畫招畫供。吩咐帶馬強。

馬強剛至堂上，一眼瞧見郭氏，吃了一驚，暗說：「不好！他如何來到這裡？」只得向上跪倒。范大人道：「馬強，你妻子已然供出九龍冠來，你還敢抵賴麼？快與郭氏當面對來。」馬強聽了，戰戰兢兢問郭氏道：「此冠從何處搜出？」郭氏道：「佛樓之

上中間龕內。」馬強道：「果是那裡搜出來的？」郭氏道：「你如何反來問我？你不放在那裡，他們就能從那裡搜出來麼？」文大人不容他再辯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好過賊！連你妻子都如此說，你還不快招麼？」馬強只嚇的目瞪口呆，叩頭碰地，道：「冤孽罷了！小人情願畫招。」左右叫他畫了招。顏大人吩咐將馬強夫妻帶在一旁，立刻帶馬朝賢上堂，叫他認明此冠並郭氏口供，連馬強畫的招俱備與他看了，只嚇得他魂飛魄散，又當面問了郭氏一番，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事已如此，叫我有口難分。犯人畫招就是了。」左右叫他畫了招。眾位大人相傳看了，把他叔姪分別帶下去。文大人又問郭氏被劫一事。

忽聽外面嘈雜，有人喊冤，只見街役跪倒稟道：「外面有一老頭子手持冤狀，前來申訴。眾人將他攔住，他那裡喊聲不止，小人不回。」顏大人道：「我們是奉旨審問要犯，何人膽大，擅敢在此喊冤？」差役稟道：「那老頭子口口聲聲說是替倪太守鳴冤的。」陳公公道：「巧極了。既是替倪太守鳴冤的，何妨將老頭兒帶上來，眾位大人問問呢。」吩咐：「帶老頭兒。」不多時，見一老者上堂跪倒，手舉呈同，淚流滿面，日呼「冤枉」。顏大人吩咐將呈子接上來，從頭至尾，看了一遍，道：「原來果是為倪太守一案。」將此呈傳遞眾位大人看了，齊道：「此狀正是奉旨應訊案件。如今雖將馬朝賢監守自盜訊明，尚有倪太守與馬強一案未能質訊。今既有倪忠補呈申訴，理應將全案人證提到當堂審問明白。明日一並復旨。」陳公公道：「正當如此。」便往下問道：「你就叫倪忠麼？」倪忠道：「是。小人叫倪忠，特為小人主人倪繼祖前來伸冤。」陳公公道：「你不必啼哭，慢慢的訴上來。」

未知說些什麼，下回分解。